

釋

壺

聞 一 多

銅器中有銘識作壺者，宋人釋『子孫』，其妄不足辯。近時羅振玉釋『子甗』，郭沫若釋『天鼈』，孫海波釋『大甗』。羅氏無說。郭說曰：

天鼈即軒轅也。周語『我姬姓出自天鼈』，猶言出自黃帝。十二歲之單闕即十二次之天鼈，近年據余攷知實當於十二宮之獅子座軒轅。由姓氏演為星名者，與商星同。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三一獻侯鼎

孫說曰：

上作宀，當是天或大字。下實甗形，且已壺底飾文及泉屋清賞所載蛙形虺龍文盤之飾文二甗形，與此並合。

果族徽也，當釋『大甗』，地志有大甗谷可證也。古文聲系自序。

案說文『鼈，大鼈也』，欲知郭說信否，當一詳審此文下半所象是否鼈形。考彝銘中原始圖形文字與此近似者約有四類：

(1)



弟龜鼎
(代 2.12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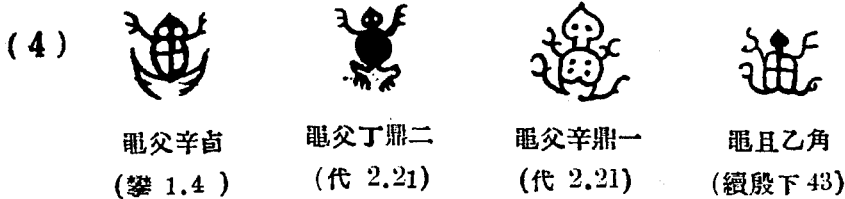
弟龜爵
(續殷下 21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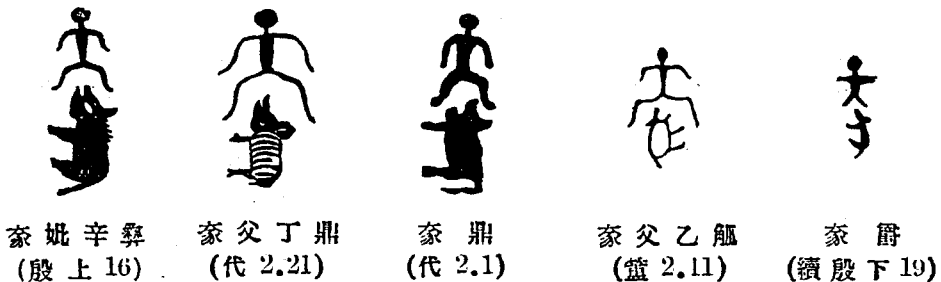
弟龜父丙殷
(續殷上 42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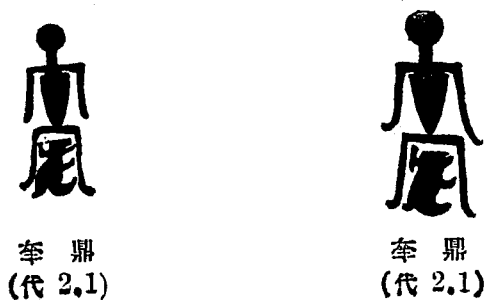
弟龜父丙鐘
(夢坡 2.22)



圖(1)大都四足向前,有尾,確象龜形。圖(2)與圖(1)同,惟喙加長,殆即鼈也。圖(3)二足向前,二足向後,且無尾,疑是昆蟲而非水族,其名不可確指。圖(4)亦無尾,惟後二足特長,或反拱於後,或迴抱於前,其為鼈之屬,一望而知。銘識之窳,就余所檢獲之四十九例觀之,參看文末附圖其下半之蟲形,無一有尾者,而就中其後二足迴抱於前者纔兩見,餘則悉反拱於後,此於鼈之形,尤為逼肖。然則此字郭氏所釋不如羅孫為長明矣。至大,孫釋為大,得之。惟讀為『大鼈』二字,則非,蓋字實從大從鼈之窳也。知之者,同例之字有從大從豕者,



即卜辭彘字,當釋豕。又有從大從羊者,



諦審其獸形，與亞羊尊



亞羊尊 (窰 13.5)

無異，故知確即說文牽字。大本人形，此處未必爲大小之大，然許君訓牽爲小羊，終覺可疑。奄從大黽，猶豕從大豕，牽從大羊矣。

雖然，奄字別無所見，何以知古必有此字乎？欲釋此疑，請先讀秦公毀：

…乍作詔宗彝，日邵皇且，嬰嚴戮各；日受屯魯多釐，費壽無疆；吮寔才在天，高弘又有慶慶，龜囿有四方。

案『以邵皇祖，嬰嚴戮各』，與『以受屯魯多釐，費壽無疆』語勢平列，「邵」與「受」之主格皆秦公也。下文『吮寔在天』之上不別出主格，明其主格仍是秦公。然秦公以作器之生人，而言在天，揆之恆情，必不可能。因悟古天大同字，而亼立從大一，此天字實當讀爲立，立古位字，『吮寔在天』即『吮寔在位』也。井人姜鐘『寔處宗室』，寔亦處也。師兪毀『天子其萬年眉壽黃耆，吮在立位』，伯懣廬毀『萬年眉壽，吮在立位』，與此語意不殊，而秦公鐘全篇與毀文大同，彼正作『峻寔在立位』，尤其確證。

知『吮寔在天』在天即在位，且屬秦公言，則下文『高弘有慶，龜囿四方』亦當屬秦公，蓋二句之上仍未別出主格也。『龜囿四方』之龜，自宋薛尚功釋奄，相沿無異說，近儒王國維始改讀爲造，其言曰：

『龜囿四方』當是造有四方，余意詩皇矣無競案當作執競『奄有四方』之奄，殆此字之譌，蓋形相近也。

案王蓋因讀『吮寔在天』之天如字，解爲皇祖之靈在天，遂謂『龜囿四方』亦指祖言，故釋爲造有四方。不知四方非可造者，藉曰

可能，亦惟天神能之，在天之皇祖必無造四方之理，且銘文此數句本皆屬秦公言，秦公尤不能造有四方也。『造有四方』之語，本嫌不辭，故郭氏改釋爲『造佑四方』，然其蔽亦坐誤認此句主格爲皇祖，故失與王同。余意『龜囿四方』宋人讀爲『奄有四方』，詞意順適，實不可易。秦公鐘『峻壺在位，高弘有慶，匍有四方』之語與殷文全同，惟變龜爲匍，蓋因龜讀爲奄，匍讀爲撫，奄撫一義，詩韓奕傳『奄，撫也』。故字得互易耳。至詩之

維此王季，…奄有四方，(大雅皇矣篇)

自彼成康，奄有四方，(周頌執競篇)

是生后稷，奄有下國，…奄有下土，纘禹之緒，(魯頌閟宮篇)

奄有龜蒙，遂荒大東，至於海邦，淮夷來同，莫不率從，魯侯之功，(同上)

方命厥后，奄有九有城，(商頌玄鳥篇)

並他書之

皇天眷命，奄有四海，爲天下君，(書大禹謨篇)

王用奄有四鄰，(逸周書皇門篇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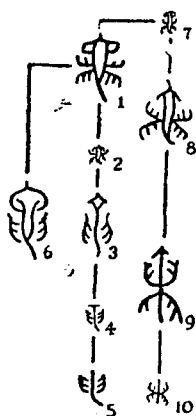
凡此讀奄如字，訓爲撫，亦莫不貫通，若改奄爲龜，讀龜爲造，反滋滯礙矣。秦公鐘又云：

不顯皇祖受天命，龜有下國，

『龜有下國』亦即閟宮篇之『奄有下國』也。

然則龜曷爲而得讀爲奄？將謂詩書是而誤在金文耶？

曰：金文與詩書皆是也。說文大部『奄，覆也，大有餘也，又欠也，錢坫朱駿聲朱珔並疑欠爲久之譌，近是。從大從申，申，展也』。案申古電字，奄字從申，無由見義，許說殆不足據。余謂奄即金文龜字，從电爲瞍之省變，其證有三。試觀下圖：



1. 秦汧陽刻石電字所從
2. 邵盤鐘盟字所從
3. 古文四聲韻繩字所從
4. 臨虞高宮鐘二電字所從
5. 小篆奄字所從
6. 汗簡電字
7. 邵盤鐘電字所從
8. 秦公毀電字所從
9. 陶文電字所從
10. 秦三年戈電字所從

電得變爲电，則奄亦可變爲奄，此奄從電省，驗諸字形而有據者一也。明母古與影母通，杏窈窕今音或讀作 m-，寃當從免聲，說文『寃，屈也』，『俛，低頭也』，楚辭 懷沙『寃屈而自抑』，史記作俛誥，是寃從免爲免之譌。毒於改切而樛莫亥切，嬰於盈切而溲莫迴切，爰莫勃切而頰烏沒切，勞武延切而趨於蹇切，以上並廣韻冥忙經切而愼娟營切，集韻並其例證。觀諧電聲之蠅音余陵切，黼黻並音以證切，以上並據廣韻繩或借爲揚，左傳莊十四年『繩息媯以語楚子』，呂氏春秋古樂篇『乃作詩以繩文王之德』，錢繹云，二繩字並借爲揚，逸周書皇門篇『乃維有率狂夫，是陽是繩』，陽與揚通。案繩古蓋如蠅，故得轉爲揚，方言十一云『蠅，東齊謂之羊』也。知電古音亦讀影母。電之聲母既爲影，其韻母復由蒸轉侵，即與奄同。此奄從電省，核諸字音而益信者二也。老子十四章『繩繩不可名』釋文引簡文注『繩繩，無涯際之貌』，說文大部『奄，大有餘也』。廣雅釋器『黼，黑也』，說文黑部『黻，青黑也』。說文電部『蠅，冥也』，廣雅釋詁四『唵，冥也』。太玄五沈『好媯惡粥』注『媯，懷也』，左傳文十八年『掩賊爲滅』注『掩，匿也』，懷匿義近。奄及從奄之字與從電之字往往同訓，此奄從電省，衡諸字義而仍合者三也。奄從電省，既如上述，而電亦從電，是奄電二字，例

得通用。金文之『鼃有四方』，『鼃有下國』，經典作『奄有四方』，『奄有下國』，其故在此。

雖然，謂鼃奄二字通用則可，謂鼃即奄字則不可。金文鼃字從穴，古人穴居，故穴與宀同。邵靈鐘，秦三年戈及陶文鼃字並從宀不從穴，與說文同。鼃鼃當爲一字。而義復爲函蓋，以意逆之，當爲庵之別構，經典作奄，則庵之省。說文無庵字，許君蓋以奄爲庵，故訓覆，引申爲大，爲久。衡方碑『庵離歸疾』，庵離即奄留，此用本字僅見之例。至奄字本作鼃，從大從睪，大即人，乃國族名，省變爲奄，又加邑作郟，說文邑部『郟，周公所誅郟國，在魯』是矣。郭氏知鼃爲氏族，此其特識，突過前人，至讀爲『天鼃』二字，則尙無確證。孫氏讀爲『大睪』，古國族未見有稱大睪者，引谷名爲證，亦近牽合，故亦不敢苟同。

補 記

古文四聲韻有鼃字作鼃，廣韻靈字古文作靈，古文四聲韻作靈，並即金文叔夷鐘之靈(靈)字之省。凡此亦皆鼃省爲奄之比。文成，不及補入，附記於此。